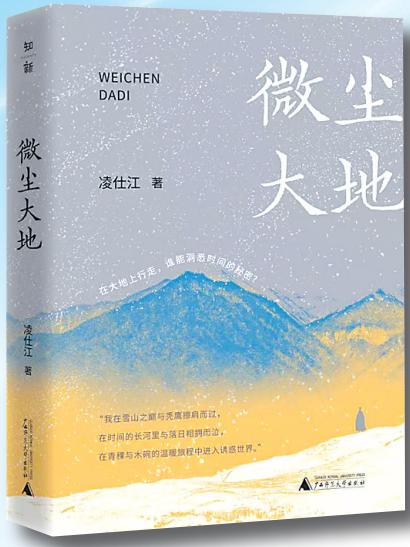


从遥远的“熟悉”到近处的“陌生”

冯俊龙



认可他“用灵魂贴着西藏地平线独语的写作者”这样的评语。无论是否赞誉，这样的评语都不可否认地给凌仕江打上了深深的“西藏烙印”。

凌仕江是四川人，当兵去西藏，西藏可以说是铸就他生命辉煌的开始。凌仕江的“西藏系列”，不仅是他人生印迹的文本记录与成长过程的综合反映，更是他走进西藏、走出西藏之后对西藏的思考。凌仕江在书写西藏的同时，也早已开始了对西藏之外的书写储备。散文集《微尘大地》的出版，标志着凌仕江从遥远的“熟悉”彻底回到近处的“陌生”，这就是他从成长的他乡到生根的家乡的回归。

正如凌仕江在《微尘大地》的自序《在大地上找寻自己的影子》中写的那样：“唯有命运转折处的喜马拉雅，屹立在世界高处，看着我渐行渐远。”凌仕江走出喜马拉雅后，在这本散文集子里，畅快淋漓地书写了他的家乡。

虽然同样延续特有的“凌氏风格”——唯美与诗性并重，细腻和梦幻同在，但《微尘大地》多了匍匐大地的坦诚，注入了文化、美学与哲学的思辨。《隐谷秘史》中古老的老屋有了一个极其浪漫的名字，但故乡正在沦陷进更加深远的孤独之中；《我的城与乡》里那些在乡村与城市之间的挣扎和渴望，使人心生割裂般的疼痛；还有家有儿女却不婚不嫁的老人、肩担“鸭篷子”的舅舅，早已消失在寂静的乡村（《空白的纸》）……无数离开家乡的游子，通过凌

仕江笔下的文字，看到了家乡那些本来应该令人欣喜的景象，却在发生令人不可思的变化。他们也许会难受得落泪，也许会长久地沉默。岁月已经把那些曾经牢固附着在上面的人、事、记忆，一点点剥离，一点点丢弃。

作为在繁华城市生活的书写与思考者，凌仕江用文字记录乡村、描绘乡村的人和事，试图留住被时光抛弃的记忆。但是，记忆既然能够被时光抛弃，文字是否能捡拾回来？能，也不能。捡拾回来的记忆不再鲜活，被忘记的记忆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记在纸上的，有你我的过去、你我的父辈，还有父辈们遥远的过去。你的故事里，有我的伤痛和眼泪；我的悲欢里，有你潜伏的情愫与历史。

凌仕江通过《二莽》，生动细致地描绘出了一幅“与时俱进”的社会生活图景。我以为，凌仕江这本《微尘大地》，仅《二莽》这篇文章，就可以闪耀出无限光辉。二莽是乡村人情变化的浓缩，也是家乡成为“再也回不去的故乡”的根源。从家乡的二莽身上，可以寻觅到城市“二莽”正在增加的因由：“因为彼此不知对方姓名，不曾谈起我们来自哪里，对方嚅动嘴唇，想说什么又无法说起，即使勉强地挪动了舌头，最终只能欲言又止。”

凌仕江其实对生活充满了更加深邃的思考，对人性有更多独特而深刻的剖析。不得不说，凌仕江的思维方式、思想水准，已经发生了质的蜕变与飞跃。我想，这是一位作家在经历生活的打磨，特

别是饱尝人生百味之后，对人生、对社会的总结和升华。

《微尘大地》不只是凌仕江写他的家乡，他还写他的文学人生、城市理想、自然与物博，写他看到的、想到的所有。在他笔下，一只鸣叫的蝉，无论是来自童年的家乡，还是蛰伏城市的窗下，它都是“一只通灵的蝉”，“足以照亮归乡者的万水千山”（《蝉自故乡来》）；子弹虫给乡下少年带来的野趣、蛙鸣带给城市与乡村不同的感受，还有那些人生路上可走可不走的路，可见不可见的人，都充满凌仕江独特的感情与思想；看似树、花、草、人和动物在尘世发出的形声声响，展示生命的悲喜乐，其实是凌仕江写作之路上的跃马扬鞭。

一个人的某些性格特征一旦形成，几乎很难改变。凌仕江也是如此。无论何时何地，我见到的凌仕江都是穿戴整齐干净、说话有条有理。他的文章同样如此。即使选辑在《微尘大地》中的文章，也是每辑不多不少的10篇。我想这是一个专注于文字的人的细心使然。

凌仕江也是善于改变的。他在《那么远，那么近》中写道：“越是遥不可及的地方，越让人难以触摸，只好将它当成诗和远方仰望。”凌仕江正从遥远中走来，走向更远的遥远。

秋天的底色是一抹紫色，它不像春红那般张扬，也不似天蓝那般让人一见便心生爱慕，却能开遍山坡，化作满世界的邦锦梅朵——卵形的花瓣裹着浅紫，花心藏着一点鹅黄，风一吹就轻轻摇晃，像撒了满山的小铃铛。它们住进无数孩童的梦里，酿成无数奇妙的幻想。

这次我们的旅行，便在这满山遍野的“小铃铛”中展开。风掠过草丛，带着花瓣的轻颤，发出沙沙声响，那仿佛是豆蔻年华的少女摇着银铃，笑声清脆悦耳；山上的鸟儿站在枝头，亮开嗓子歌颂附近村民的勤劳；天空中飘起毛毛雨，雨丝温柔地落在花瓣上，为这场旅行披上了一层朦胧的纱；山坡上的松树晃动穿着绿衣裳的手臂，一个劲儿地朝我们挥手，盼着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快些靠近。我们几位大自然的访客，沿着陡峭的山坡，一步步走进了这场奇幻之旅。

好在走陡峭山坡时还算有惊无险，没人滑倒，也没人受伤。来到湖边，一阵带着泥土清香的风扑面而来，我和哥哥终于看清了邦锦梅朵的模样：花瓣边缘覆着一层细细的白绒毛，像给紫色裙摆镶了一圈柔软的蕾丝，雨珠沾在上面，又像缀了排碎钻，它们昂着小小的花盘，骄傲地展示自己的漂亮衣裳。“听说这花能辅助调节血压，摘些回去给爸妈泡茶！”哥哥说着，先蹲下身拨开花旁的杂草——怕不小心碰碎了这些娇弱的小家伙。他用指尖轻轻捏住花瓣下方的花茎，特意绕开绒毛最密的那截，怕弄乱了它们的“蕾丝裙摆”，另一只手扶住花根附近的泥土，稍一用力往上提，连带着少许湿润的土粒，整株邦锦梅朵就稳稳拔了出来，花瓣还轻轻晃了晃，像是与脚下的土地轻声道别。

我学着他的样子，手指先碰了碰绒毛，软得像蒲公英的冠毛，邦锦梅朵似乎也不怕生，乖乖地任我触碰。我攥住花茎中段，小心避开那圈“蕾丝”，轻轻一扯，它便带着水珠跳进我手心里，花瓣还蹭了蹭我的指尖，像在跟我打招呼。不一会儿，我们俩的掌心就堆起了紫莹莹的花束，绒毛上的水珠沾在指缝，凉丝丝的，这些小花在悄悄给我们送清凉。

摘完花，我们满心欢喜，赶紧把刚烧好的山泉水用纸杯盛好，再把晒得半干的邦锦梅朵放进去。花瓣在热水里慢慢舒展，慢悠悠地展开裙摆，水也被染成了淡淡的浅紫色。“爸！妈！快尝尝！”我端着杯子递过去，妈妈喝了一口，眼睛亮起来：“有股淡淡的草木香，比普通花茶好喝！”爸爸也笑着点头：“咱们娃知道疼人了，真能干！”我也尝了一口，舌尖掠过一丝清甜，虽没什么“奇效”，但看着家人的笑容，心里暖烘烘的。

下山时，毛毛雨早已停了，夕阳把邦锦梅朵的紫色染得更柔，风里还飘着淡淡的花香。回头望那片山坡，松树仍在轻轻摇晃，漫山的邦锦梅朵也朝着我们的方向轻轻晃动，像是在挥手说“下次再见”。

这场藏着爱意与幻想的旅行，和那些可爱的小花一起，从此住进了我的心里。



邦锦梅朵之旅

贡央拉姆

最近，品读四川作家凌仕江老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《微尘大地》，不同于从前集中书写西藏，他从西藏的抒情与审视，开始转移到对个体生活与自然和众生的思考。当然，风格上也有所不同，凌仕江从遥远的诗和远方，回归到了人间烟火气十足的当下，甚至退守到那遥远的小山村。

作家的书写，都是在通过文字尽可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，并且希望让别人接受、传播。凌仕江的散文以细腻、深情、诗性、质感、唯美著称。在《微尘大地》之前的散文集，大多是以西藏为主要叙事对象。媒介与读者，可能较广泛地

最近，品读四川作家凌仕江老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《微尘大地》，不同于从前集中书写西藏，他从西藏的抒情与审视，开始转移到对个体生活与自然和众生的思考。当然，风格上也有所不同，凌仕江从遥远的诗和远方，回归到了人间烟火气十足的当下，甚至退守到那遥远的小山村。

作家的书写，都是在通过文字尽可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，并且希望让别人接受、传播。凌仕江的散文以细腻、深情、诗性、质感、唯美著称。在《微尘大地》之前的散文集，大多是以西藏为主要叙事对象。媒介与读者，可能较广泛地

“展示场”与“思考场”

——西藏博物馆、西藏美术馆观展有感

王厚珍

在西藏自治区成立 60 周年之际，第三届全国民族文艺评论人才培训班在拉萨成功举办，来自全国 22 个省市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，13 个民族的 55 位学员学习一周，其中现场教学环节走进了西藏美术馆与西藏博物馆。

西藏博物馆坐落在布达拉宫的西侧，自 1999 年正式开馆以来，便以“西藏历史与文化的缩影”而闻名。馆藏文物超十四万件，其中包括珍贵的唐卡、佛像、金银器以及契约文书等。这些文物不仅构筑了西藏自身的历史叙事，也折射出西藏与中原、印度、尼泊尔、克什米尔等周边区域的互动关系。博物馆的空间设计兼顾现代化与藏式风格，仿佛在提醒观众：这里既是历史记忆的储藏室，也是当代文化身份的公共空间。

相比之下，西藏美术馆则更强调当代性。西藏美术馆于 2022 年开馆，是西藏首个自治区的美术馆，馆藏与展览内容不仅涵盖传统唐卡绘画艺术，也广泛展示西藏当代艺术家的探索成果，涉及绘画、雕塑、装置、影像等多门类。西藏美术馆的出现，意味着西藏文化从“被研究对象”转向“自我表达主体”的时代变迁。

西藏美术馆则推动了另一种学科交叉：当代艺术研究与民族学、社会学、文化人类学的结合。许多展览并非单纯呈现作品，而是强调艺术家与社区的互动过程。例如，艺术家深入牧区，与牧民共同创作的影像项目，既是艺术作品，也是一份人类学田野记录。这种跨界方法，打破了学科壁垒，让西藏美术馆成为多学科交汇的现场。

更为重要的是，西藏博物馆与西藏美术馆共同构成了一个“学术与公共之间的中介体”。学者们在这里采集资料、观察展览，观众则通过沉浸式体验理解民族交融与历史变迁。这种学术与公共文化的关系，本身也是一种跨界。

西藏博物馆与西藏美术馆如同一体两面，一个面向历史，一个面向未来；一个强调文物的积淀，一个强调艺术的当下表达。它们共同构筑了西藏文化的现代格局，也成为中国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缩影。从民族交融的历史见证，到西藏现代叙事，再到学科交叉融合的学术探索，这两座文化机构不仅是“展示场”，更是“思考场”。

西藏美术馆则通过当代艺术的语境，进一步拓展了民族交融的内涵。例如，部分展览邀请内地及国际艺术家与西藏艺术家合作，探索“雪域”在全球化语境下



哦，那一片青稞地

高群斌

沿着日喀则郊外村子的土墙，我走进一片青稞地。

六月的晨雾早已将青稞田染成流动的松石色，露珠缀满的苗尖像极了刚睁开惺忪睡眼。不远处年楚河的涛声里，一望无际的碧浪正从雅鲁藏布江畔漫向我的脚边。我心潮澎湃、欲言又止，轻触簌簌摆动的青稞叶，叶脉里奔涌的绿意立刻顺着指尖沁入掌心。这些顶着银霜的幼苗总在破晓前舒展筋骨，把根系扎进酥油茶般温厚的黑土。牧羊人的乌尔朵甩出清亮的鞭哨，羊群踢碎的晨光在叶尖跳跃，整片田野便荡漾起翡翠色的涟漪。

太阳攀上扎什伦布寺金顶时，青稞苗已悄悄褪去雾纱。我发现青稞新长出来的穗子总爱用绒须勾住我的袖口。“今天又蹿高了半寸吧？”穗苗得意地晃着腰肢，

将阳光滤成细碎的金粉撒在田垄间。风起时，成片的青稞便手挽手跳起弦子舞，绿绸似的波浪从我的皮靴漫过去，涌向雪山脚下的青稞酒作坊。

夏季的午后，雷雨总会不期而遇。豆大的雨珠砸在苗叶上，奏响叮叮咚咚的六弦琴。青稞们仰着脖颈畅饮，每片叶子都蓄满透亮的琼浆。雨后初霁的田埂上，新翻的泥土蒸腾着乳白雾气，仿佛大地在给幼苗们熬煮酥油茶。我常听见它们咂着嘴说悄悄话，将季风捎来的雪山故事编成拔节的歌谣。当月牙爬上卡若拉冰川时，青稞田已织就墨绿的锦缎。饱满的穗头低垂，沉甸甸的谷粒里封存着整个雨季的晨昏。收割机还未轰鸣的夜晚，田垄间浮动着青稞的甜香，像是大地在分娩前温柔的喘息。

望果节的歌舞声惊醒了沉睡的麦穗，

让八九月的天地间骤然换了金箔的卷轴。青稞地里饱满的麦芒在风中互相叩击，发出碎银子般的清响；金色的阳光在麦壳上流转，恍惚看见千万双农人的手，从春耕的犁铧到秋收的镰刀，把光阴磨成了金秋里的蜜。

村民们排成雁阵，藏袍的朱红镶边在麦浪里时隐时现。劳动号子应和着收割机的轰鸣，农具掠过之处，麦秸自动堆成金字塔。卓玛们背着柳条筐穿梭其间，发间的绿松石随着弯腰拾穗叮咚作响，恍惚是散落的星辰坠入人间。打谷场的黄昏总是在麦穗的私语中苏醒，脱粒机张开金属喉咙，将金色的河流吞进又吐出。草屑裹着麦香在夕照里跳起回旋舞，落在老人家褪色的氆氇袍上；麦芒映在他眼角的沟壑，像大地的金线在褶

皱里刺绣。

青稞地里，新式收割机履带碾过的地方，麦秆齐刷刷地倒着，把青稞地珍藏了整个夏天的阳光倾倒在拖车里。农人们捧着酥油茶碗的手掌纹路里，还嵌着麦壳；青稞面的甜香混着汗水的咸味，早已被晚风揉成暖融融的雾气。

“该给土地盖被褥啦。”不知谁笑着喊了句，沾着草屑的靴子便踏进新翻的泥土。发酵过的牛羊粪冒着白气，像大地发出的叹息，又像替冬眠的种子呵着暖气。远处有牧归的铃铛声传来，惊起麦茬间的云雀，翅尖掠过最后几株倔强的青稞——它们正偷偷把籽粒塞进土壤的衣兜。当寒霜在黎明时分绣满拖拉机履带的齿痕，湿润的墒情已在沃土里酿成蜜。播种人的手指掠过温热的犁沟，恍惚听见去年的麦穗在土层深处哼歌。新落的青稞籽蜷成翡翠色的逗号，而融雪正携着冰凉的星辉，在田垄上写下新的轮回诗篇。

数年光阴流转，我仍能闭眼描摹着青稞生长的弧线，仍能在画布上天马行空地涂抹着青稞那厚重深沉的色彩。那些与麦穗比高的岁月，与朋友们共饮甜茶的长夜，让年楚河水声都浸透了青稞香味。